



难忘的一天

□刘树靖

龙年(2024年)大年初三,旭日东升,阳光灿烂,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

早上,伴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,我乘坐的昌吉市52路公交车在五彩新城站停下。车门打开时,上来一位白胡子耷拉到胸口,手里拄着龙头拐杖的老大爷。一个小男孩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,前去搀扶老人:“老爷爷,您坐在这儿吧!”“不,孙娃子,你坐吧,我站一会儿没关系。”“爷爷,您快来坐吧,您这么大年纪,哪能让您站着我坐着呀。”经过一阵相互让座后,小男孩硬是把老大爷拉到座位上坐下。“谢谢你,小孙子,真懂事!”“不客气,老爷爷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老人拄着白白的长胡须笑了。阳光透过车窗,老者的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。我想,小男孩尊老敬老,多么可爱的小男孩呀!老人笑成了一朵花,岂不是对小男孩另一种方式的褒奖吗?

中午,我去给百岁老人朱世凤拜年。朱世凤是河南开封人,喜欢花草,热爱诗词,有很多诗作藏在其寓所的书斋里。

我走进老人家的卧室:“老人家,新年好!我来给您拜年了,祝您老人家精神愉快,生活幸福,健康长寿。”“谢谢,承蒙你的祝福。”说话间,老人手里还捧着一本书。我定睛一看,是一本厚厚的《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》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问道:“您老人家都110多岁了,还能看清楚字吗?”这时,老人家摘掉卡在脸上的老花眼镜,满怀信心地说:“没问题,能看清,我现在耳聪目明。”我又问:“最近您老人家有何大作?”老人随手从枕头底下拿出刚写好的一首诗:“早晨锻炼在阳台,风送晴晖景大开。水秀青山惹人醉,一伸拳脚到蓬莱。”“好诗,好诗,夸张手法用得太妙了!”我竖起大拇指,赞不绝口。

给老人拜完年,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们心自问:一百多岁的老人依旧热爱诗词,作为后生的我们以及那些年轻一辈人,再不努力学习诗词、弘扬好中华传统文化诗词,岂不汗颜!

下午,我到华洋超市购物。在收银台付款时,我和老伴身上的钱加在一起还差3块5毛钱。我和老伴搜寻自己身上所有的钱,力求搜够这个数。就在这尴尬万分的时刻,排在我们身后的一位女士说:“叔叔阿姨别找了,我给付上。”随即将手机对着收银台上的二维码一扫,代我们付清了3块5毛钱。我和老伴连声道谢后,问其地址和姓名,那女士无论如何都不告诉我们,只是说:“叔叔阿姨,小意思,你们就不要问了,这不算什么。”说着,她结清自己的购物款后,向我们告别并说再见,就径直走开了。我和老伴只好静静地站在那里,向那女士一边招手,一边连声说:“谢谢,谢谢你了!”

我和老伴看着那女士远去的背影,充满无限感激。那女士穿着一件,却有一副善良的心肠。3块5毛钱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,但她那乐于助人、慷慨解囊、充满爱心的精神却令人难忘。我们为生活在这个洋溢着温暖的社会而自豪,我们为生长在这个处处充满着爱心而倾心相助的时代而幸福,而骄傲!

龙年大年初三这天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:早晨,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可爱男孩;中午,矢志不渝、热爱作诗的110多岁老人朱世凤;下午,那位主动慷慨解囊、乐于助人的女士。这些好人好事,我将铭记于心,永志不忘。我们将以他们为榜样,向他们学习,做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!

(该作品获“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”征文成人组二等奖)

咏叹深秋落叶

□雷锦

落叶凋谢舞翩跹,斑斓色彩染秋间。又是一年深秋时,神奇的大自然,处处都是靓丽的“飞叶世界”:黄色的杨树叶、红色的海棠叶、橙色的白蜡叶、褐色的榆树叶、紫叶稠李叶……昌吉的秋天,五彩缤纷,艳丽光鲜;落叶有的呈圆形心形,有的呈椭圆形,有的呈长桃形,有的呈木梳形……形状各式各样。整个大地铺盖上了花地毯,行走在上面仿佛是在步入贵宾专道。落叶所及,满地生辉,如同金碧辉煌的树叶标本展览馆。

我深感大自然技高盖世,像绘画师绘就的精美画卷,使我如醉如痴,情感中的多巴胺顿时迸发,对树叶产生万千感慨。

萧瑟秋风劲吹来,碧玉树木落叶去。深秋不免给人带来凄凉悲怆、肃杀颓废的感觉。难怪杜甫发出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凄切悲凉;晏几道也有“红叶黄花秋意晚,千里念行客”的离别愁绪。但逆袭不同的是,刘禹锡却道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更有张可久“雁啼红叶天,人醉黄花地”的醉叶痴情。

可见,落叶在古人眼里成了用来托物言志的“寄情物”,只是由于各自背景不同,悲情喜悦各有表达。当然,今天的我,生活在衣

食无忧、国泰民安的新时代,对落叶自是咏叹其美丽和魅力,寄托着无限美好的情思。

深秋时节,无论是漫步在乡间田野,还是城市的街道公园,举目望去,都被眼前的“叶景”所陶醉。抬望眼,飞叶幻化出胜似动漫的图案映入眼帘,像灵巧的飞燕,凌空飞翔,不时演绎“空中芭蕾”;如仙女下凡,轻盈多姿,在空中妩媚出少女的曼妙风韵;似冬天的雪花,漫天飞舞,呈现出潇洒浪漫的万般仪态。飘叶的加持,使深邃的万里天空陡增灵动韵律,使大自然显得奇妙无穷、诗意隽永。

花朵还需叶来配,树木高大叶做衣。叶子起着十分重要的光合作用,发挥着不可或缺的“营养师”作用,扶持树干成长、滋育果实生长,是植物体内有机物合成的基础,是树木生命的给养、是孕育希望的依托,还是整个大自然万千景象的美化装点,其造化神奇令人惊叹。

树叶的周期角色,取决于自然规律的支配。在经历萌动蓬勃的春季之后,便进入灿烂繁盛的夏季。然后转入百花凋谢的秋季,最后长眠于花谢叶落的冬季,配合树木的生长完成辅助使命。

满树的叶子,是美丽的景观,也是人们

生活的相伴。但面对落叶,我只能留下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无奈。我知道,落叶逐渐物化消失,为的是换来次年新的树叶的赓续生长。当漫长的寒冬过去,忽如一夜春风来,新的绿芽嫩叶便从母体树干中冒出,使萧条的大地迎来姹紫嫣红满眼春的景象。

春去秋来,天高气爽,辽阔万里,片片秋叶,静美如诗,它诉说着“一花一世界、一叶一菩提”的大千宇宙中的智慧,充满着最富遐想的美妙境界;它在枝头时,是婀娜多姿的裙装;它谢落时,是铺盖大地的绫罗锦缎;飘落

后,或落叶归根,或飘去他地化作植物养料,把生命融进新的生命体。此刻,我忽然想起龚自珍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句,肃然起敬树叶不求名利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,赞叹其使小树参天、大树成材乃至成为支撑万千栋梁,继而引来新的灿烂辉煌、衬托大自然巍然景观的巨大能量。

叶子精神多么伟大可贵!在人间,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提倡这种精神?

小小树叶,是构成大自然植物生命和景观的元素,去留无意、微小不显摆、作用不可忽,留下不尽的哲学命题,值得我们去思索和领悟。

大山深处的精神家园

□艾赛英·马汉

童年的梦是最纯洁、最天真的梦。透过它,再酸楚的泪都会折射出美丽的色彩。也正是由于童年的梦,我们不停拼搏、不断努力。

我出生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。三台镇位于天山山脉博格达峰东段北麓,南为高山峡谷地带,山顶海拔3000余米,峰顶冰川积雪终年不化,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相接,中部为冲积平原,北部为戈壁沙漠。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,三台镇酿酒业兴起,所酿美酒清香纯正、余味悠长。

因爸爸工作需要,幼时我随家人搬到了天山深处的大三台沟牧业村。这个群山环抱的大山深处,自此成了我的家乡,一住就是15年。是大山伴随我长大,我与山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虽然现在离开了养育我的大山,但是心里一直装着大山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全村有五十几户人家。村前,村后是高山松林,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,仿佛给山峦披上了一件绿色的外衣。清晨,当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山林间,整个山村都被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。夜晚,月亮高挂天空,星星点点,给人一种安静而又神秘的感觉。山沟太深,村里的人出行不便,在我的印象中,这里的山路一直都陪伴着村庄。它和村庄就像一对连体的兄弟,从来就没有分开过。幼时,我耳边始终伴随着河水潺潺的流淌声。这声音时而轻柔细腻,如同低语;时而激昂澎湃,似在欢歌。它不仅是自然的旋律,更是心灵的慰藉,让人忘却尘世

的烦恼。因山高收不到电视信号,全村没有一台电视机。当时,为了看电视,我们全村孩子会跋涉三四里山路到隔壁村,隔壁矿山村地势高,能收到电视信号,在当地村委会大礼堂里找到一台黑白电视机。相邻两村的唯一一台电视机,是乡亲们眼中的“稀世之宝”,也是大家获取山外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,更是大山深处的“文化娱乐中心”。

礼堂里有几把长条凳子,根本不够大家坐。为了观看电视,乡亲们有踮着脚站着的,有从自己家带来板凳坐着的,还有蹲在最前面地上看的。甚至有因为个头小看不到,而爬上窗台伸头看电视的顽皮孩子;山村大礼堂后面有一张台球桌,一张简单的台球桌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焦点。这里,每一次击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,更是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展现。台球桌上,每一次挥杆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坚守,不仅是技术的比拼,更是意志的较量。在这里,台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,它还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村上桌球爱好者们在台球的世界里释放着内心的热情与力量,每一杆的挥出都是对精准的追求,是对技艺的自信展现。在这里,台球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,成为了表达自我、展示个性的方式。无论是高手之间的对决,还是朋友之间的切磋,都在这一方小小的台球桌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电视上播放的影视

剧中,武打片要多一些,我们就关注他们的动作。看完电视的第二天,山脚下、小溪旁,到处都是村里小孩模仿电视里英雄人物的身影。

看电视我们什么都不漏,连广告也看得津津有味。村里的大人劳累了一天,但一坐在电视机前,便丝毫没有回家的意思。直到屏幕上出现“再见”两字,大家才意犹未尽、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光阴似箭,当年的懵懂少年已过了不惑之年。如今,生活在繁华都市里,电视机已从黑白走向彩色、从模拟走向数字,从电子走向液晶,电视屏幕越来越大、技术越来越先进了。不少家庭甚至有了好几台电视机,但看电视的人却少了。人们更喜欢玩游戏、看动漫、看微信、刷抖音。现在,智能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餐,可以看到任何节目,再也不见过去钻东家跑西家,满屋子围着电视机的人了。

我想,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,谁也忘不了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,忘不了几十人挤在礼堂看电视的情景。那无尽的、满是欢乐的画面,已深深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夜幕降临了,小山村也休息了,仿佛睡着了一般。大山真诚、朴实、厚重、无私、奉献。它从远古走来,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大山深处,让我留恋的小山村也变了,但是大山带给我的爱、坚强、勇敢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容膝之乐

□孙亚君

容膝,指仅能容下两个膝盖;形容空间之小,借指居所狭窄。

空间虽小,却其乐无比。这让我想起女儿小时候,天天依偎在她姥爷膝头的情景。

女儿小时候几乎是在姥爷的膝头长大的,很小的时候,或抱在怀中,或坐在膝头。大一点会走路了,更是把姥爷的膝头当成她的“安乐之地”。玩累了需要休息的时候,便会爬上姥爷的膝头,舒坦地躺卧在上面。每天晚上新闻联播开始时,女儿就霸占了姥爷的膝头,小小的身体躺在姥爷膝上,一边儿陪姥爷看

电视,一边儿两只小手拿着爱吃的小零食,美滋滋地享受,怎么也叫不下来。有时候姥爷累了,故意把腿抖动几下,似乎要把她抖下来,女儿便开心地大笑,还不停地喊叫:“姥爷,再来,姥爷,再来!”有时候姥爷故意把她从两腿抖落下来,她一转头又爬上膝头。任何时候,只要她想躺在姥爷的膝头上,便会跑到姥爷跟前,小手使劲地把姥爷的腿开拢,然后熟练地爬上去。姥爷常常逗她:“走开,走开,把我的腿都压断了。”“不行,不行。”女儿会霸道地回应。爷俩儿推推搡搡,最后总是以女儿“得逞”

而告终。每天下班回到家,眼前看到的就是女儿躺在姥爷腿上,爸爸则心满意足地靠在沙发上,一老一小两个人盯着电视屏幕。如今女儿都上大学了,但这个画面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记得小时候,我也喜欢爸爸的膝头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家里总有邻居来找爸爸拉家常,爸爸坐在炕沿上,我便乖乖地依偎在爸爸膝头,听他们说话。如今爸爸去了天堂,这些温暖的时光永恒地定格在我的心头,爸爸的膝头,是我永远最温暖、最怀念的地方。

